

● 政治学理论

当代西方生态政治理论述评^{*}

蔡 先 凤

(武汉大学 环境法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蔡先凤(1965-), 男, 安徽金寨人,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博士生, 宁波大学海运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国际环境法研究。

[摘 要] 环境与政治具有密切的关系, 两者往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并因此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了生态政治理论。这种政治理论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 以反对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内容为内容, 强调人类整体利益和子孙后代利益。它的兴起对当代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模式、政治观念、政党结构以及国际关系准则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代西方的生态政治理论主要有三种: 绿色政治学理论、环境安全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关键词] 绿色政治理论; 绿色政治学; 环境安全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 D 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28(2003)02-0172-05

当代西方较有影响的生态环境政治理论有三种: 绿色政治学理论、环境安全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理论都各自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生态环境问题对政治的影响。

一、绿色政治学理论

任何一种政治运动和党派都有自己的理论基础, 绿色运动和绿党作为对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实践层面上的回应, 根植于政治理论认识上的逐渐成熟和不断拓展, 即生态学政治学的逐步发展^①。在各种有关环境的政治理论中, 绿党倡导的绿色政治学无疑是主题最为鲜明、结构最为系统的理论, 它是欧洲绿党的理论基础。绿党称绿色政治学既不是左的, 也不是右的, 而是在“正前方”的政治学。生态学政治学 30 多年来已经历理论萌生、理论初创、理论深化三个发展阶段。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 环境问题成为欧美发达国家公众广泛关心的新政治议题之一, 而且基本上采取了传统政治学的思维视角。可就在 1962 年, 美国的女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发表了《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作者对人类非自然统治的强烈批评和对生命世界的歌颂, 极大地强化了人们的环境意识, 同时也标志着一种新生态观念的萌生。而且, 20 世纪 60 年代末新左翼政治理论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进行了批评, 其中包含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阐释, 这也构成了另外一个理论基点。新左派社会主义也拓展了生态政治运动的哲学理论基础, 尤其是其市民参与、自我管理和公正分配等政治主张也与后来绿色政治的基本原则密切相关。这个时期的生态政治理论基本上是在对环境问题从属意义的认识基础上, 传统的主流政治学希望通过对自己理论的扩展与更新来容纳环境问题。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环境问题已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其基本标志是 1970 年第一个地球日的庆祝、1972 年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以及环境法等学科及其研究的兴起。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和生态主义杂志编辑的《为了生存的蓝图》(A Blueprint for Survival)两个研究报告明确地提出了环境危机是人类未来生存的危机, 工业化导致的资源过度消费和人口急剧膨胀正在破坏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 人类传统的经济与政治模式将难以持续

^{*} 收稿日期: 2002-07-14

下去。这已成为全球性的政治问题,并引起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广泛关注。

在理论层面上,罗马俱乐部的系列报告中所提出的增长只有以生态的方式才能达到,人类必须调整现行社会结构及价值观念。这些观点从如下两个方面影响和推动了生态政治理论的发展:一方面,强调人类生存危机的紧迫感和增强政府对环境管理的控制,导致了生存学派的产生。早在1968年,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就在其著名论文《公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②中指出没有规则的自由将给共同利益带来破坏。他认为,应找到消除生态灾难的方法和确立最低限度能接受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对人类生存环境困境成因和性质的深层思考,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重新理解,也导致了主张全面改革现行生产生活方式的生态政治学的初步形成。

生态政治学是欧洲绿党的理论基础,生态政治学的形成发展过程就是绿党政治学的形成发展过程,生态政治学的基本理论观点也就是绿党政治学的基本理论观点^[1](第203-221页)。它与传统政治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五个基本原则”或“五根支柱”——生态学、社会责任感、基层民主、非暴力和女权主义。

第一根支柱:生态学。绿色政治理论使用的生态学概念有几种含义,但这些含义都与20世纪70年代流行于生态哲学的“纵深生态学”有关。绿色政治学强调世界统一于一个整体,但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要对各组成部分划分主次,重要的是要弄清各组成部分是相互作用的。因此,绿色政治学把维护生态平衡看做是重要的政治问题。绿党在其政治纲领中也数次声明反对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反对掠夺自然资源^[2](第58-59页)。

第二根支柱:社会责任感。在绿色政治学中,社会责任感等同于社会正义。绿色政治学认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紧密相联,“生态和社会领域共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领域,自然界的组织无论如何都是与人类的组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生态平衡原则必须影响社会平衡原则。绿色政治学所谓的社会责任感就是要求维护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谐关系,以此来实现社会正义。奚广庆、王瑾等学者认为绿色政治学的“社会责任感”包括三层意思:即要求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主张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实行自主的、创造性的交往;反对利己主义,强调集体主义^[3](第228-229页)。

第三根支柱:基层民主。绿色政治学把基层民主作为其第三支柱,一方面表明对传统政治民主的批判;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欧洲的市民运动以及美国的民权运动、生态运动等也都亮出了“基层民主”的口号,声称代表新兴政治力量的绿党必然要顺应这种潮流,将基层民主写入绿色政治学。基层民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实行直接民主,让公民直接参与决策和公共事务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唤起人们的政治热情,有利于更好地保护生态平衡。第二,提倡政治权力分散化、基层化,反对权力高度集中,以此来体现社会公正和平等。第三,建立新型的政党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党内权力实行分散化,党的职责是在各级议会中充当市民运动和普通公民的喉舌,并及时向基层传达来自权力机构的信息。第四,政治轮换原则。绿色政治学提倡政治轮换,认为官员任期过长容易使信息和权力集中,官员的任期必须实行轮换制,这是基层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绿党把基层民主看做是寻求真理的手段,认为只有这样的民主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

第四根支柱:非暴力。绿色政治学的政治目标是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粗暴关系变成一种平衡和尊重的关系,反对任何暴力手段。绿色政治学的非暴力概念含有三层意思:一是通过和平的政治行动来完成和实现绿色革命;二是反对国家暴力;三是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第五根支柱:女权主义。女权是绿色政治的重要内容,它强调女性解放,反对对妇女进行压迫、剥削和施暴等。

另外,和平政治理论也是绿色政治学整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绿党指导和平运动和制定和平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平政治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反对超级大国和霸权主义;发展社会防御;与第三世界建立伙伴关系,主张发达国家不附加任何经济和政治条件地援助发展中国家。

二、环境安全理论

1. 环境安全的内涵。环境安全作为一种新的国家安全观而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1948年7月1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8名社会科学家共同发表《社会科学家争取和平的呼吁书》,提出以国际合作为前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实际的科学调查研究,解决现代若干重大问题,这被认为是现代国际环境安全的先声。1977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R·布朗在其《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中,对环境安全进行了专门研究,并明确提出“国家安全的新定义”。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引起了“环境安全”问题的世界性关注。1991年,美国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环境视为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5](第67-73页)。

蔡守秋教授认为,广义的环境安全是指人类和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处于一种不受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安全状态,或者说国家或世界处于一种不受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危害的良好状态。由于这种环境安全概念泛指对环境、人体健

康、社会治安、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都没有遭受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有害影响,因而在对外交往时宜将其译为“environmental safety and security”^③。吕忠梅教授认为,环境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问题中的基本问题,因为环境污染和破坏损害人类生存与活动所依赖的自然支持系统,直接危及人类的生命与健康。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对所有国家的安全都构成现实威胁。因此,确保全球环境安全无疑是最根本的安全问题。环境安全与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及经济安全等相互作用,构成完整的安全概念^④(第 225-228 页)。

2. 社会党的环境安全理论。社会党在西方国家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为顺应时代发展需要,20 世纪 80 年代起,社会党认真研究了所面临的环境挑战,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环境政治理论。它将生态环境问题与失业、共同安全和经济公正作为其议事日程中最重要的四个政治问题。

社会党的基本环境政治理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态环境问题是“居首位”的政治问题;二是劳工运动的一项紧迫任务是使世界摆脱环境危机;三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具有可能性;四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国际合作。

社会党认为,尽管环境退化问题由来已久,但其造成威胁的许多方面只是出现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环境退化在全球生态平衡、物质资源基础、生活资料基础和人类健康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尤为突出。与此同时,国际核军备竞赛增加了核战争的风险,而核战争恰恰是对环境最全面的威胁,其结果将极大地破坏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导致全球性的安全危机。而环境危机、发展危机和安全危机又密切相关,并且相互影响和相互强化。因此,当代最主要的政治矛盾就是环境退化与人类生存和发展之间的矛盾。

具体说来,社会党认为环境安全威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争夺原料及其他自然资源将导致冲突;二是环境退化可能导致冲突^⑤;三是最大的环境安全威胁来自战争,尤其是核战争。

社会党或民主社会主义对富国不惜损害穷国环境利益谋求自身发展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指责,认为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环境殖民主义”,并得出“最穷的国家遭受生态环境问题危害最大”的结论。鉴于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性,民主社会主义提出工人运动及社会党的使命是使世界摆脱环境危机。而要完成这项政治使命,必须坚持政治民主,认为“民主的统治是实现环境方面健全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

同时,民主社会主义认为,要解决好生态环境问题,就要充分利用好环境政策这一工具。环境政策要以“民主的原则为出发点”,其侧重点应放在预防环境退化方面,而不是在如何修复已破坏环境的方面。在决策体制上,应创建使环境因素与决策体制一体化的国家机制,并加强国际合作。

针对环境问题,民主社会主义还在安全、发展、经济与财政及教育研究等政策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理论。而这些理论能否改变目前的环境状况,民主社会主义认为这是一个渐进和改良的过程,即“不谋求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革命性的变革,而是谋求从制度内部实行逐步的改善。”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1.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背景。生态运动是西方新社会运动中最活跃、最具影响、对资本主义制度冲击最大的一支左翼政治力量。这一运动有自己独特的政治主张,形成了被称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Eco-Marxism)”的思潮,对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出发,揭示了西方生态危机的政治实质,并提出了建设新社会的社会政治方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指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生态学观点的系统化解释,它是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现实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的理论表述。其基本出发点是用生态学理论去“补充”马克思主义,企图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找到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理论思潮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首先,它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重新探索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物;其次,它是西方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为谋求获得社会支持和振兴激进运动而在政治上进行探索的结果;最后,它是生态运动或绿色运动在社会理论领域中的一种反映。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美国的威·莱易斯,先后推出《自然的统治》(1972)和《满足的极限》(1976)两本有关生态问题的著作,较早系统地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初步形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从而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另一个是加拿大的本·阿格尔,他于 1978 年完成《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大大发展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2.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第一,自然界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客体,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造成生态危机,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应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第二,主张立足当代现实,“超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第三,宣称要用“异

化消费”论去“补充”马克思主义，认为“异化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因此应克服“异化消费”。所谓“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的那种单调乏味、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第四，要求重新评价工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主张劳动闲暇一元论，即将来的劳动方式要体现劳动和闲暇的统一。第五，认为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谓“稳态”，就是维护生态平衡，维持人类的长存和经济持续发展的状态。第六，主张用小规模的技术取代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民主化。第七，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社会主义道路的设置。

四、绿色政治理论的局限性

绿色政治的形成是人类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其深远的意义在于对传统的价值观念、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国际交往方式等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促进了人类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反思，有助于人类重新审视和调整自身的行为方式和发展方向。绿色政治理论所带来的新的绿色生态意识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已经成为各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然而，绿色政治理论也具有不少局限性，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第一，它以生态整体性和人类相互依存为依据，提出要淡化阶级、民族和国家利益，树立全人类的价值观，这在现实中是一种带有欺骗性的空想。第二，它强调非暴力原则，虽然符合世界人民爱好和平的愿望，但不具备现实性，还会束缚自己。因为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一直把暴力作为对外侵略掠夺的主要手段，尤其是在当今多极化的世界，西方大国在许多方面包括国际环境保护领域实行单边主义政策，进一步加强军事实力，如美国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打击恐怖主义等。第三，它没有提出一个建立在解决南北政治经济关系基础上的保护全球生态环境的现实方案，忽视了全球性生态问题和全球性发展问题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第四，它认为集中化、官僚化、“技术统治论”导致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劳动破碎化，并企图用手工劳动取代现代化大生产，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但从本质上说，科学技术是治理环境污染的必要手段。第五，它主张的“稳态”经济在现行的世界经济格局中无法实现。因为，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增长是根除贫穷、增强国力的重要手段。因此，以牺牲经济发展来保持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统一的思想，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第六，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绿色政治的蓬勃发展使传统的民族国家权威遭遇空前挑战，从而导致无政府主义政治思潮再度复兴。因为绿色政治具有后现代取向，从价值观上抗衡异化的现代工业社会，挑战现代社会的官僚政治，所以它天然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⑤

五、生态政治对当代政治的影响及其发展前景

生态政治的兴起堪称 20 世纪中后期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它是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以反对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内容为内容，强调人类整体利益和子孙后代利益的新型政治运动。它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力量对比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在三个不同的层次，即对西欧国家内部的政治议题和政党格局的影响；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对整个人类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以及东西方关系和南北方关系的影响^[7]（第 13 页）。

生态政治作为后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尽管发展到今天在社会基础等方面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但随着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的日益关注，随着生态问题的政治化和国际化，绿色共识正逐步瓦解传统的价值观念，过去那种建立在对自然肆意掠夺基础上的传统工业文明和环境殖民主义实践终于寿终正寝，人类已经开始实施崭新的发展战略，这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进步。在这种情况下，生态政治也面临着若干有利的发展条件和机遇。首先是人类生存矛盾正逐步转换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对立统一，即人与自然的矛盾，强调社会和谐发展，绿色价值和人类文明互动；其次是传统主流政党纷纷打出“生态牌”，争夺绿色政治空间，强调环境安全，“绿色”已变成政治家们的新护身符，这将有助于绿党的地位由抗议党转变为执政党；再次是生态政治虽然具有其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一面，但它在总体上顺应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潮流。随着人类对自身与自然界关系认识的逐步理性化，绿色政治理论也将与时俱进，如能放眼未来，立足现实，并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可以预见，它无疑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赢得广阔的发展空间^[7]（第 290, 293, 297-402 页）。

注 释:

- ① 在本文中,绿色政治学和生态学政治学的涵义基本相同。关于“绿色政治”,可参看:刘东国:《绿党政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版。该书论述的对象是绿党政治,作者认为,绿党政治和绿色政治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由于绿色政治包含着绿党政治的含义,该书还是较多使用了绿色政治一词,偶尔也使用生态政治或环境政治等词汇来表达绿色政治的概念(见该书第 16 页)。另可参见[美]丹尼尔·A·科尔曼著,梅俊楼译:《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版;Dave Toke, *Green Politics and Neo-Liberali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John Barry, *Rethinking Green Politics: Nature, Virtue, and Progress* (Lond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1999); *Green Politic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0—95); Santa Fe, *Green Politics* (N.M.: Bear & Co., 1986), etc.
- ② 该论文题目的汉译目前尚未统一,如郇庆治在其《欧洲绿党研究》一书中就译为《共同体的悲剧》(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04 页);延军平等在其《跨世纪全球环境问题及行为对策》一书中译为《公财的悲剧》(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76 页)。
- ③ 见蔡守秋:《论环境安全》,http://www.go5.163.com/sqcai/talks/t11.htm, 2002 年 5 月 4 日访问。
- ④ 参见[美]迈克尔·T·克莱尔著,童新耕等译:《资源战争:全球冲突的新场景》,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版。
- ⑤ 参见奚广庆、王瑾:《西方新社会运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90-209 页;王世涛、燕宏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论析》,《哲学动态》2000 年第 2 期,第 41-44 页;余正荣著:《生态智慧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51-156 页;刘东国:《绿党政治》,第 394-396 页;周穗明:《绿色政治与绿色理念——〈欧洲绿党研究〉评介》,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 年第 1 期。

[参 考 文 献]

- [1] 郇庆治. 欧洲绿党研究[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
- [2] [美] 弗·卡普拉, 查·斯普雷纳克. 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M]. 石音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88.
- [3] 奚广庆, 王瑾. 西方新社会运动[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 [4] 李泊言. 绿色政治——环境问题对传统观念的挑战[M].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0.
- [5] 吕忠梅. 环境法新视野[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 [6] 刘东国. 绿党政治[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 叶娟丽)

On the Theorie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Ecopolitics

CAI Xian-feng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CAI Xian-feng (1965-),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bstract: Politics and environment which often interact have a very close relation with each other. Green Politics is a new political movement emerging in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60's-70's of the 20th century, which has produced a far-reaching effect on the contemporary Europe and even the whole world. Its objectives were to seek the harmony of man and nature, oppose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system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s and emphasize the interests of human being as a whole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he paper deals with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politics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which mainly presents and briefly reviews the three theories of Green Politics, Environmental Safety and Eco-Marxism.

Key words: Greens; Green Politics; environmental safety; Eco-Marxism